

湧

明

幢

朱國禎著

小

品

第六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學
社

PDG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目錄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水

雪報

雪蓬二則

蜀雪二則

雪三色

望氣

節令十則

月忌二則

律灰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瀘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柶船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脉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崇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溫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六則

石名

奔石

磬石

津石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則

恠石

廟石

田州石 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碣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賭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仆碑起立

仆碑生香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宅碑

碑神

供御捲

白紬帳

人輿

二則

織錦劄

習套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明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為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蓋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護。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為知州。

帝車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鐫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為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講天文。奇之。謂為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昭代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為會元。定已七日矣。閱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阮其進乎。故天下奇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而熱。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用鹽灑冰上一層鹽一層冰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上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窗聽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酌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

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泠泠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為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為盜。公片言折伏。眾驚以為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迺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栖。下雪珠。濺入蓬窗。甚巨。鷓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令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水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上聞甚喜。至加賞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上甚惋惜。時在北京。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為錢九萬餘。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為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

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為端午也。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為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碛。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異者。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文皇之勞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錢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餘灰即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

著器。厥性安舒。雍州。雍壑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壑。厥性急促。荊州。荊強也。又警也。北據荊山。南及衡陽。其氣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為寇。遂常警備也。揚州。揚陽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兗州。兗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州。徐舒也。東至於海。北至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慄悍。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彊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

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表萬兩用。兼之林木蒼蔚。虺蛇噓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脈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遜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

縣則始於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遠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屬鄭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約甚多何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楊落無味不堪用余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右震澤二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為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為松江三縣又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山湘東王暉賦訪酉

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標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盧蕩陰作湯陰不羹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句為寬劬沙羨為沙夷不其為不基太末為閭末番和為盤和烏氏為烏支龜茲為丘慈番禺為潘禺荔浦為肄浦陽夏為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為五軍一軍塞鍾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鍾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

併志於此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郤。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郤也。瑟瑟一作虱。瑟瑟。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胸忍

漢地理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勔。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勔。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閨蠹。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勔。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閨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為名。又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辯文字與辨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